

7954

梁羽生著

游劍江湖

(三)



香港偉明書店出版

著 者：梁 羽 生

出 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印 刷：嶺南印刷公司

香港西環第二街129號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錄（第七集）

- 十九 石窟奇遇……………三
- 二十 泰山之會……………三五
- 二十一 爭奪掌門……………六一



壁上圖像中的那個男子竟是她這派的祖師，那個女子則不知是誰。兩人比劍，劍法正是針鋒相對。

十九、石窟奇遇

紫府丹成化鶴群

青松手植變龍文

壺中別有仙家日

嶺上猶多隱士雲

獨座遺芳成故事

褰帷舊貌似元君

自憐築室靈山下

徒望朝風與夕暉

——李義山

林無雙道：「是呀，我以為你忘記了這個約會呢。等到三更，連你的影子都沒見着。」

牟宗濤放下了心上的石頭，想道：「無雙一向不會說謊，以她的脾氣，剛才她若是晃着我，一定會追上來叫我的。」於是說道：「我怎會忘了你的約會呢。不過因為有個客人來和我聊天，他遲遲不走，我又不好下逐客令。好在你還沒有睡覺，却在這裏給我找着了。」

林無雙道：「你有什麼話要和我說。」

牟宗濤道：「咱們別了這許多年，我也不知有多少話要說，但不知從何說起。」

林無雙心中苦笑：「不知從何說起，這話倒是說得對了。」當下淡淡說道：「表哥，你是貴人事忙，無關緊要的事情，例如往事的回憶啦，別後的境況啦，等等，大可不必提了。你就說你現在要和我說的正經事兒吧。」

牟宗濤怔了一怔，說道：「我以為你和從前一樣，却原來也有點變了。」

林無雙道：「什麼變了？」

牟宗濤苦笑道：「你幾時也學會了說鋒利的話兒，一見面就諷刺起我來了。什麼貴人不貴人的，我可還是你從前的表哥啊。」

林無雙似笑非笑的說道：「有點不同吧？你從前只是表哥，現在可就要當上掌門的人啦。我不會說話，掌門人大概也可以算作貴人了吧？」

牟宗濤面色一端，說道：「無雙，別開玩笑。不過，你說到掌門這件事情，我倒要向你表白表白。」

林無雙道：「表白什麼？」對他的話，似乎頗感意外。

牟宗濤道：「本來這個掌門人應該讓你爹爹當的，這幾年來我也一直在找他老人家。」

林無雙道：「爹爹早已閉門封刀，莫說掌門人他不會當，你就是請他做皇帝他也是不會做的。」

牟宗濤道：「我也知道他老人家是要閉門納福，不願出山的了，所以對同門的擁戴，我才勉強依從。不過，本門的事情，可還得他老人家幫忙才成。」

林無雙道：「你已經知道爹爹不願出山，他還能幫上你什麼忙？」

牟宗濤道：「不必他老人親自出來，只要，嗯，只要你代他說一句話，說是——」
林無雙天眞無邪，但却並非愚蠢，怔了一怔之後，隨即就明白了表哥的意思，說道：「是不是你要我代表爹爹，擁戴你做本派的掌門？」

牟宗濤有點不好意思，說道：「你爹是本門輩份最尊的長輩，得他老人家一言九鼎，我才敢放心做這個掌門。」

林無雙心裏想道：「本門之中實在也沒有誰比他更適合當掌門的了，但他把掌門的位子看得這樣重，竟似乎有點患得患失的樣子，倒是不大像他從前的爲人了。」當下笑道：「表哥，你何須如此客氣，這個順水人情我還不會做嗎？爹爹一向也是誇讚你的。」
牟宗濤心花怒放，說道：「表妹，咱們多年不見，難得如今見了面仍然像從前一樣，並沒生疏。我有幾句心腹的話兒要和你說，你莫怪我多嘴。」

林無雙心頭一跳，說道：「你這樣說倒是顯得生疏了。說吧。」心裏却在暗自猜測：「他要和我說些什麼心腹話呢？」

牟宗濤道：「聽說尉遲炯和你爹爹很是要好，有這事麼？」

林無雙想不到他問的是這件事情，直言說道：「不錯，尉遲叔叔是爹爹回到中原交上的第一個朋友，他對朋友十分熱心，幫過我們父女不少的忙。」

牟宗濤緩緩說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但我勸你們還是不要和他來往的好。」

林無雙詫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牟宗濤道：「你不知道他是朝廷欽犯麼？」

這句話更出林無雙意料之外，呆了一呆之後，冷冷說道：「表哥，你是怕惹事上身？」牟宗濤道：「不是我怕，我是爲你們着想。對啦，還有一件事情我要問你，你那個從小金川來的孟元超是怎樣結識的？我瞧你們的交情似乎已經很是不錯了，是麼？」

林無雙面上一紅，不禁發起嬌嗔，說道：「是金大俠叫我給他送信結識的。我和他的交情好又怎樣，不好又怎樣？」

牟宗濤道：「本來這是你的私事，我管不着。但我忝屬掌門，爲了本門利害，還是不能不勸一勸你，少和他來往好些。年少的英雄多得很，勝過孟元超的人我不難爲你找到。嗯，你該懂得我的意思吧？」

林無雙忍耐不住，冷笑說道：「你這話說得太離奇了，我這個笨丫頭可是一點不

懂！請問，爲什麼我和孟元超往來，竟會關連到本門的利害來了？」

牟宗濤好像把她當作小孩似的，教導她道：「孟元超是義軍中的重要人物，咱們扶桑派這次在中原重建，爲的是要光大本門，稱雄武林，可犯不上和朝廷作對。當然我這樣說，也並不是要和義軍作對。你儘可以同情他們，但切莫和他們太過接近，免招朝廷之忌。要知咱們是新建的宗派，根基未固，可經不起朝廷的壓迫啊！」

林無雙道：「那你爲什麼又和金大俠這樣要好，他和義軍不也是十分接近的嗎？還有昨天你和孟元超不也是親熱得很？你就不怕招朝廷之忌了？」

牟宗濤似乎有點尷尬，半晌說道：「我和你不同，黑道白道，都不會猜疑我的。」

「黑道」本來是指綠林人物而言，但在牟宗濤的口口說出來，却變成了和清廷作對的俠義道了。林無雙聽他用這兩個江湖術語，頗感刺耳，不過還是聽懂了他的意思，心裏想道：「表哥說的『白道』，自是指朝廷的鷹爪了。」想起尉遲烟所說的那件事情，心裏不覺疑心頓起：「爲什麼朝廷不會猜疑表哥？」

牟宗濤似乎知道她想的是什麼，接着說道：「無雙，你不用猜疑。總之我自有的權謀術數，可以避免捲入漩渦，令雙方都不忌我。」

林無雙心裏還是藏着一個悶葫蘆，若在往日，她非打破沙鍋問到底不可，但現在站

在她面前的雖然還是她的表哥，却不是往日那個表哥了。這個表哥變成了神秘莫測的陌生人，她只好把悶葫蘆仍然藏在心裏。

就在此時，忽聽得山坳那邊似是有人喝罵打鬥的聲音，林無雙吃了一驚，失聲叫道：「是孟大哥！噢，他和什麼人打起來了？」

牟宗濤也是嚇了一跳，心道：「楊牧怎的和孟元超打起來了？」原來牟宗濤送石朝璣過了山坳，便即回來。楊牧躲在那條路上，等候石朝璣來告訴他和牟宗濤會談的結果，牟宗濤却還沒有知道。

楊牧的金剛六陽手乃是武林一絕，孟元超祇守不攻，給他逼得幾乎透不過氣來，不禁動了點兒怒氣，腕底加了幾分內力，呼的一掌，掌風刮過，楊牧的耳鼓給震得嗡嗡作响，臉皮火辣辣的發燒，大吃一驚，連忙退了幾步。

牟林二人匆匆趕到，牟宗濤叫道：「住手，住手，孟兄，住手！」

楊牧聽得一個「孟」字，怔了一怔，說道：「這人是誰？」

牟宗濤哈哈笑道：「原來你們還未相識，怪不得有這場誤會。來，來，來，我給你們介紹，這位是薊州的名武師楊牧大哥，這位是小金川的孟元超大俠。」

楊牧雙眼一翻，忽地縱聲笑了起來，笑得十分刺耳：「嘿，嘿，嘿！原來你就是

孟元超，可真是久仰了，想不到在這裏見到了你！」

孟元超淡淡說道：「我也想不到在這裏又見到你！」強調一個「又」字，暗示給楊牧知道，他曾在別的地方見過了他。

楊牧何等機靈，登時省起：「聽說金逐流和他交情不錯，那日我在金家，李敦不讓我見的那個客人莫非就是這廝？時機未到，我還是暫緩發作爲妙。」

牟宗濤笑道：「兩位原來早已彼此聞名，這可真是應了一句俗話不打不成相識了。但却不知兩位因何生出這場誤會？」

孟元超心想：「此事關係重大，我非問個水落石出不可。」於是說道：「楊武師請恕冒昧，我想知道一件事情，要問閣下。」楊牧已知來意不善，心頭一震，但仍是十分鎮定的說道：「什麼事情？」

孟元超道：「剛才和閣下同在一起的那個人是誰？」

楊牧冷冷說道：「你查問此人，是何用意？」

孟元超道：「此人小可似曾相識。」

牟宗濤暗吃一驚，心道：「莫非石朝璣的行藏已經敗露，給他識破？」當下裝作沒事人的樣子說道：「今日之間，新來了許多朋友，有孟兄的相識在內，也不稀奇。但却

不知是那一位？」

孟元超牙根一咬，緩緩說道：「是江湖上的獨腳大盜石朝璣，不知他是否牟兄請的貴客？」石朝璣做了御林軍的副統領，江湖上雖然有人知道，但並不多。孟元超礙着牟宗濤的面子，是以不想便即點破他的身份，先行試探口風。

牟宗濤故作大爲驚訝的神氣，說道：「石朝璣？我可沒有請他呀！敝派這次開宗大典，黑道上的朋友雖然也請了不少，但因這石朝璣在江湖上的聲名不好，小弟可不敢請他。」他也裝作糊塗，裝作不知石朝璣的身份。

楊牧「哼」了一聲，接着說道：「若是石朝璣這厮，胆敢混進來，不勞孟兄動手，我早就將他拿下了。」

牟宗濤道：「哦，楊武師，你是和他有仇。」

楊牧咬牙切齒的說道：「小弟曾因避仇，假傳死訊，此事兩位想必亦是知道了。不瞞你說，小弟這個仇家，就是石朝璣。」

牟宗濤聰明絕頂，業已隱隱猜到楊牧是石朝璣的同黨，裝作又吃一驚的樣子，說道：「楊兄因何與石朝璣這厮結上這麼大的樑子？」

楊牧說道：「此事說來話長，待後天貴派大典過後，我想當着一衆英雄面前，說明

此事。」

兩人一唱一和，倒把孟元超弄得糊塗起來了，心想：「難道我當真是看錯了人。」楊牧似乎知道孟元超的心思，緊接着說道：「不錯，我剛才的確是和一個人同在一起，這個人的身材也的確是有幾分像石朝璣。孟兄要知道此人來歷，可以問牟掌門。」牟宗濤怔了一怔，笑道：「我還不知道你問的是誰呢？」

楊牧面對着牟宗濤，眼珠一轉，神不知鬼不覺的便給牟宗濤打了一個眼色，說道：「是葉香主。」

牟宗濤作出恍然大悟的神氣，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哦，原來是他，這麼說來，孟兄當真是誤會了。這位葉香主是敝派弟子，今晚奉了我命令，下山巡邏的。」

扶桑派的確是有這麼一個人，但牟宗濤說的却並非事實，這個人是在山上巡邏，而且是在鷹愁澗那邊，並不是在這個山頭。牟宗濤捏造事實，自是有心替楊牧圓說的了。他料想孟元超決不至於要把這個人找來對質，即使找來對質，這個人是他的心腹，也決不會戳破他的謊言。

楊牧說道：「葉香主下山巡邏，我陪他走一段路，趁這機會叙叙別情。不料這位孟兄突然竄出來，我還以為他是奸細呢。孟兄，真是對不住了。」

楊牧的荊州土話，石葉二字的發音頗爲相似，孟元超自己也不禁狐疑起來，想道：「難道當真是我聽錯了？但我分明聽得他叫那個人做『石大人』，即使我把葉字聽錯，但一個香主，也不能稱作『大人』呀，難道這兩個字我也聽錯不成？還有那個人爲什麼一發現我，便匆匆跑了？縱然他是有命在身，要下山巡邏，也不該在發現可疑的人物之時就跑開呀。」

不過因爲有牟宗濤以主人的身份出來替楊牧作證，孟元超雖然心有所疑，礙着牟宗濤的面子，也是不便對楊牧再盤問了。

當下孟元超只好向楊牧陪了個禮，說道：「小弟看錯了人，惹出這場誤會。冒犯楊兄，請別見怪。」

牟宗濤笑道：「一場小小的誤會，揭過了也就算了，誰還能放在心上嗎？對啦，孟兄，明天一早，你要陪無雙看日出，時候不早，你們也該歇息了。」原來他雖然猜得到楊牧是石朝璣的黨羽，但總還是有點放心不下，想問個清楚，是以叫孟林二人先行回去，好留下來與楊牧說話。

林無雙走出林子，忽地說道：「孟大哥，這段路我有點害怕，你送我一程，好嗎？」孟元超料想他有話要說，答了一個「好」字，兩人走了一程，估計牟宗濤是決不會

聽到他們的談話了，林無雙低聲說道：「孟大哥，你剛才懷疑的那個人，是不是身穿黑衣，頭上戴一頂闊邊毡帽的？」

孟元超怔了一怔，說道：「不錯，你也碰見了這個人麼？」

林無雙說道：「我見着他，他可沒有見着我。是表哥送他下山去的，從那林子的外面經過。」

孟元超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是你表哥送他下山去的？這可真有點奇怪了，你當真沒有看錯嗎？」

林無雙道：「我怎會錯認表哥，我還聽得他向那人指點下山的道路呢！」

孟元超道：「他既然是個香主，又是奉命下山巡邏的，怎的還不熟悉道路，要勞你的表哥指點。」

林無雙道：「是呀，所以我也覺得莫名其妙，以爲是表哥半夜送客呢。」

孟元超默默不語，低首冥思。這事對他來說，實在是太過離奇了！牟宗濤怎能與一個身爲御林軍副統領的人往來？此事若非從林無雙口中說出，他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的。

林無雙在他耳邊的問話將他驚醒：「這石朝璣究竟是什麼人？」

「他是清廷的御林軍副統領。」孟元超一字一頓，緩緩的說了出來。

其實石朝璣的身份，林無雙早已從尉遲炯口中知道，她問孟元超，不過是再加證實而已。

事情已經得證實，林無雙不禁從初時的一片茫然，更進而爲大爲惶惑了。

「尉遲叔叔說的果然不假，表哥真的是和朝廷勾結了，但只不知他這樣做，是祇爲了扶桑派呢？還是兼爲他的功名富貴呢？」「不，我不應該這樣懷疑表哥，他不是對我說過，他只是想置身事外，避免捲入漩渦的嗎？」

林無雙心亂如麻，越想越亂，忽地想起了史紅英和她說過的幾句話：「我們要驅除韃子，恢復中華。凡是中華兒女，就不能置身事外！」

「那麼即使表哥只是想避免捲入漩渦，那也是大大的錯了？」林無雙想道。

孟元超似乎知道她的心情紊亂，說道：「林姑娘，你先別胡思亂想，今晚之事，也不要隨便說出去。待我和金本依商量，設法務必探個水落石出。」

林無雙道：「我知道。好，咱們在這裏分手吧，明天你早點來找我。」

此時已是月過中天，孟元超也不想給人看見他送林無雙回去，免招閒話。於是和林無雙約好，明天破曉的時份在玉皇觀門外見面。